



林毅夫：中国下一个20年(3)

2013-05-09 16:43 | 来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 | 点击： 次

我们如果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就是自毁长城，把缓周期毁掉的话，三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实是小数目，那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经济 政策核心目标，还是应该定在真实经济的发展上面，也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前提之下。如果说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跟美国同样的水平，自然我们的资本 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会大约达到同样的水平。如果说我们达到高等收入国 家水平，不管是欧洲、日本，我们资本市场水平也会同样深化到那个程度。在这 种状况之下，我们的经济体，如果说人民收入跟美国同样水平，我们经济规模是 美国的4 倍，我们整个资本像大海一样水量就非常大，起的波动也大，但是水底 下还是很平静的，这就是宋国青讲的是水缸还是水盆，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必须围绕怎样使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好 的稳定的发展做前提。

我的演讲结束。

6. 关于继续扩大投资的辩论

巫和懋：林老师一贯的特色就是从宏观长期，现在又是全球的角度做分析， 他的分析有这个特色，逻辑性很强，思路是一环扣 一环，又讲的是重大问题。他 提出两个问题跟大家讨论，一个是内需、投资，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就这 两个问题请大家提问或者发表自己的意见。

王小鲁：刚才林毅夫教授讲的很多观点我觉得很精彩，大部分我也都赞成， 但是有一点疑问提出来讨论一下。刚才说到中国拉 动内需主要还是要靠投资，而 不是靠消费，但是另一方面也说到中国现在居民消费占的比重确实是太低了。如 果回头看十年的话，这十年中间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从2000 年的47%降到2010 年的34%，这个下降趋势，消费增长相对比较 慢，投资增长 相对较快。一个快于GDP 增长，一个慢于GDP 增长，才导致这样的结构变化。 我自己感觉，如果这样一个结构 状况不改变，那消费还会继续下降，消费比 重还会继续下降，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大量的投资没有消费来带动，就会造成 产能过剩。如果我们不谈工业投资，只谈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的话，我觉 得也会看到我们已经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基础设 施过快可能也会带来一系列问 题，比如说最近高铁出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维持现在这样一个结构状 况不改变的话，恐怕尽管你说了有很多的优势，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潜力继续高速 增长，但是如果结构问题持续存在，那可会导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导致 外需出不去、内需又拉不起经济来的局面。

如果要改变这个结构的话，我想总需要有一段时间，要提高居民消费的相对 比重，既然您也说我们现在居民消费占比过低了。 这可能就会需要有一段时间， 需要我们的消费增长率快于投资增长率，也快于GDP 增长率，没有这样一个调 整，我想这个结构 调不过来。因此我个人感觉，如果说会有这样一个阶段，消费 增长快于投资增长，也不意味着投资不起带动作用，可能还会以 相当快的速度增 长，只不过相对来说和消费相比还要放缓一些。

林毅夫：对，这一点来讲我们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结构改革来增加消费比重， 这我完全赞成，我说目前消费比重过低是收入结 构不合理造成的，收入结构不合 理是由于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制度性的问题。那么从根源上，必须消除这样的 制度扭曲，如果能消除这样的制度扭曲的话，实际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格 局不断改善，收入格局不断改善、收入往低收入人群当中自 然倾斜的话，自然消 费比重就不一样了。如果形成那样格局的话，就会形成有一段时期消费增长会比 投资需求增长快。

问题是，推动消费快速增长用拔苗助长的方式，那些制度安排形成的刚性要 消除掉是非常难的，这也就是现在希腊这些南欧国 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在改革 过程当中要解决问题，而且不应该给未来经济发展创造障碍，所以我并不是说 不应该调整整个投资跟消费的比重，但是调整投资跟消费的比重是应该解决我们现 在制度上存在的扭曲，而不是去增加更新的扭曲，而不去解决 根本性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不希望见到因为过渡强调消费，用二次收入分配的方式 来解决消费的问题，否则的话这又 变成一种刚性，将来负担不起。

秦朔：我也沟通关于投资、消费的问题，这对媒体非常重要，这几年来，媒 体一直是坚持认为中国过渡依赖投资要转向消费。 林老师说，在基础设施投资以 及产业投资还有很大空间，支持中国未来20 年经济高速增长。您刚才讲美国高 速公路已经很旧了，他们以这种高速公路系统支撑经济，我们人均水平比他们差 那么多，我们有没有必要在许许多多基础设施上超越他们那么多倍？我们现在会 不会在投资方面有过渡投资或者超前投资的嫌疑？这在我们未来财政能力上可 不可持续？假定我们必须花这 部分钱，花在路上还是花在跟人相关方面？另外我 们看欧洲问题，有人认为希腊是因为过度福利，但是也有人认为西班牙就是 因为在公共投资上过大，欧洲杯、奥运会、西班牙公路建设都投资过大，这两者之 间 不知道如何来权衡跟选择？

林毅夫：这里面必须理清几个问题，首先，中国的增长是投资增长比消费增 长更快，而不是消费增长慢，中国的消费增长一点 也不慢。第二，基础设施，按 照国内的理念，“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改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瓶颈比较少， 有利于经济发展。我记得在九十年代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自己有辆小车，我 87 年回国的时候带回来的，据我了解是北京第二辆私人小轿 车，当时我看很多 高速公路是看不到多少车，可是现在很多高速公路都很拥挤，高速公路规划到建 设施工需要很长时间，这种 情况下，先行有利于消除瓶颈。现在目前有些地方需 求量不是那么大，这是经济发展还不够，如果维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中 国讲“要致富先修路”还是对的。并不是说没有改善的空间，高速铁路思路非常好， 是执行的问题，并不是大的建设方向有问题。

相关信息

- 林毅夫：中国下一个20年
- 阎雨：经济规律不因社会制度而变化计划与市场
- 谢庆奎：发展基层民主建设政治文明基层民主
- 成中英：教授论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与中国管理哲学
- 成中英：现代性与中国文化命运
- 谢庆奎：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
- 林毅夫：全世界工业化将至
- 阎雨：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
- 阎雨：管理哲学中的社会责任伦理
- 谢庆奎：政府学概论

对人的投资当然需要，我们这些年对人的投资也不少，1998年大学生招生量不到一百万，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650万，增长是非常快的，并不是我们增长慢。另外在这一点上也非常重要的是，我在世界银行看国外有些是过渡强调对人的投资，忽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忽略了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因此就导致了很多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国内外找不到工作，这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大量人才流出，另一方面大批受高等教育的人就不了业变成社会问题根源。其实北非国家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总得来讲要有一个平衡，平衡的空间确实可以改善，但是大的思路就一个问题。

7. 人民币国际化的辩论

曹远征：我想挑战林毅夫老师第二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林毅夫：我知道你会挑战，我们就是要公开争论。

曹远征：我理解你的逻辑，结构性扭曲，我们注意到要国际化首先要放开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开放自由化，而且现在中国经济目前发展来看也到了时候了。假如说随着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取消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限制条件，很可能是还不是人为设定的。

林毅夫：汇率市场化是需要的，但是结构调整更是需要的，因为如果说现在利率放开，但是都是以大银行为主，这样中小企业拿不到钱，你自己在大银行，他们给几家小企业家钱了，不管怎么样，大银行就不愿意给钱小企业，我想这是共识。因此对中国来讲，更重要的是银行结构调整，应该多发展，先天上给中小企业给农户提供资金服务的小银行，这个如果不改革的话，担当力是不足的。人民币可兑换自由化，我们需要的是资金，资金能够落到真实经济部门，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的是投资资本，而不是虚拟的投机性资本流进流出。真正决定资本价格的也是长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价格，产品增长资本价格是直接投资，这是长期的。如果直接投资多的话，那么相对来讲资本就多了，资本价格会低。如果是短期的这种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反而会把真实的价格扭曲了，因为短期流进的时候资本价格变低了，流出价格又高了，这样短期不容易判断资本价格提升。我们需要一个政策环境，有利于长期资本流动，但是避免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涌入流出。人民币如果要真正完全可兑换，就会变成短期性投机资本进出的非常多，而国际投机性资本有多大？太大了！这种状况之下，反而更不清楚资本价格，不如设立一个体系对短期资本有一定的防火墙的功能，可以挡一部分在外边，对长期资本流入是有利的。

作为可储备货币的国家，日本、欧洲，资本帐户也没有完全放开，资本帐户完全放开是金融自由化了以后，这些金融资本家提倡出来的。他提倡出来，是为了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资本流动，还是有利于作为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流动？这两个不能说绝对放开，但是大类上可以分的，它有分不开的地方，但是也有分得开的地方，问题是分得开的地方很大，分不开的地方相对小。可是理论上经常把分不开的作为主体，分得开的忽略。

我不反对将来人民币作为国际性货币，但是等到我们的收入水平高了，我们的经济水量多了，那么大海里面不怕小风浪的时候，这时候才可以。

曹远征：我非常同意您这样一个想法，也非常欣赏，但是操作上能否做到，第二，国际社会是否同意和支持使我们能按照这个框架来做。

林毅夫：能不能做到，相当程度是想的到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如果想不到就一定做不到，我们如果想的到的话，中国稳定快速发展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维持中国稳定快速发展不是对中国重要，而是对处于“新常态”的发达国家同样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群落。更重要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有多深。

8. 宋国青：：：中国投资回报率还很高

宋国青：今天听了毅夫的演讲，可以用振奋这个词，毅夫说的很多细节问题，我也是在琢磨过程中的一些东西。

围绕大题目投资率的问题，消费要增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推动，但是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了这一条，其他东西都很难，这是一个基本点。其中涉及到几个关键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储蓄率的问题，消费增长率这几年是比较低，而且一直在下降，消费率有可能还更低，但是大的图景没有太大的变化，国民收入分配里有一些问题导致个人收入占比低一些，这是二次分配中的问题，通过一些政策分配，比如市场价格定价问题，这样会有所改善，但是现在这一块改善可能不是我们希望的一改马上就消费了。我自己感觉，这一块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善，中国现在个人储蓄率要考虑进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上升的，就是房地产，这几年房价上升以后，银行存款涨的慢，但是房价大涨，按照市场价值计算，储蓄率增长的很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以后，还是个人储蓄率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投资率高，从资本供给的角度上是有供给的，不是说人为的，不是政府分配的。从微观方面的研究来看，个人储蓄率最高的是五六十岁的人，四十多岁的人这一拨高储蓄还得维持十年，等到六十年代这拨人退休以后，储蓄率才有可能下降。我理解毅夫讲的不能消费拔苗助长，将来花的钱谁还，投资跟消费区别在哪里，今天投了明天有回报，消费是钱给了你明天找谁要？这就涉及到投资回报率的问题。

现在全球看空中国，一大堆根本原因。可以相当确定地认为，全社会的投资报酬率，没有看到投资报酬率有下降的倾向，2012年可能会低一点，这是由于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这个因素扣除掉以后，没有下降。在基础设施有一些项目投资带来更多亏损，但是它带来其他地方更多的盈利，工业盈利没有基础设施支持是下不来的，我们要看投资报酬率上升情况，另外要看基本